

談閑曝負

蘧園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负曝闲谈

莲园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南通张芝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8,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统一书号: 10186·493 定价: 0.72元

出版说明

《负曝闲谈》是晚清小说之一，共三十回，始刊于《绣像小说》（半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第六期，终四十一期，未完。刊载时期为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之间。当时未印单行本。一九三三年，北京徐一士把原文标点分段，并逐回加作评考，重载于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次年印单行本，题为《负曝闲谈评考》，由四社出版部（指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刊行，列为四社文库乙部第六种。

这部小说在《绣像小说》刊载时，写明“蓬园新著”。徐一士在评考的序文中说：“曾记得当年有人说过，‘蓬园’就是撰《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不过这似乎是揣测之词，没有什么佐证。”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其为非李伯元作，略读本书一二章即可辨明，盖文字作风实无一相似之处。”按蓬园即欧阳巨源，原名欧阳淦，又名欧阳巨元、茂苑惜秋生、惜秋生、惜秋，生平里居和写作本书的经过未详。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材料，惜秋撰有传奇《新上海》（光绪三十年《廿世纪大舞台》第一期），惜秋生与庞树柏（一八八四——一九一六）合撰传奇《玉钩痕》，演林黛玉等四校书募建花冢事。参见庄一拂编著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这部小说从写苏州角直镇一个秀才开场，接着写了两个

小武官和一些小官僚，再转到当时所谓维新志士的买空卖空人物，到第十九回止。从第二十回开始，写广东的维新富翁，再转入当时北京上层社会的糜烂生活。全书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小官僚的现形，一是维新人物的丑史。书名《负曝闲谈》，“负曝”两字出《列子·杨朱》篇，原是一则寓言：“宋国有田夫，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纊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简单地说：“负曝”就是“晒太阳”。“负曝闲谈”意思是冬天晒太阳时的闲谈，和豆棚瓜架纳凉时闲谈天的情景相似。但“负曝以献”有向人提出意见的意义，作者盖不满于晚清官僚和维新人物的丑态，借此寓谴责之意。

晚清流行的谴责小说，其体裁结构，大多是模仿《儒林外史》的。鲁迅论《儒林外史》，有云：“惟全书无骨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晚清的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都是如此，本书也是如此。换句话说，这样的体裁是一连串的小故事，前后不必呼应，随时可以中止。所以本书虽然是未完成的作品，把这三十回印成单行本，也未尝不可。

关于这部小说的优缺点，徐一士认为，从写作技巧上来看，《负曝闲谈》比起《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有些地方要高明得不少”，“《闲谈》工于描写，笔墨极超脱，极灵活，趣味最为浓厚，除以讽刺或谴责的意味来烘托或描写社会的罪恶或丑态之外，写景状物都有特长，生趣盎然，情韵不匮，有引人入胜的力量，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它除了犯有谴责小说的通病之外，还有时“好剽袭前人说部里的材料，虽不甚多，终

是疵累”，“我们如不求全责备，它在清末小说界应有相当之价值和地位”。

阿英基本同意徐一士的看法，但他认为徐一士所说“《闲谈》比着《小史》、《现形记》有些地方要高明得不少”，是徐一士的偏好，实则此书并不能与《小史》、《现形记》相提并论，“他有李伯元不到的长处，即是文笔爽健灵活。也有不如李伯元的短处，即是魄力不大，不能作大段有力描写”。这部书“写得较好较切实的，是开场几个文武小官僚，以及一班维新志士的行动”；“写北京部分，优秀的地方，不在人物，而是关于风习的写述”。此书的明显缺陷是“形容的过分夸张，以致丧失事实的真实性”，同时，后十回与前二十回，在内容的统一性上，有很难协调之处。但是，“在当时广泛描写整个社会的小说中，这究竟还是值得注意的作品”。

此外，由于作者把原稿送《绣像小说》连载，边写边刊，上一回送去，未留底稿，等不及看到《绣像小说》所刊的，即须续寄下一回，记忆有失，叙述上有些细节前后不一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刊印本书时，对这些错误已经作了一些更正。这次据该本重新排印，并改正了一些文字及标点上的错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次

第 一 回	角直镇当筵说嘴	元和县擲稟伤心	1
第 二 回	沈金标无颜考月课	柳国斌得意打盐泉	6
第 三 回	什长有才击船获利	老爷发怒隔壁担心	11
第 四 回	装模样乡绅摆酒	运财物知县贪赃	16
第 五 回	两角洋钱动嗟轮船	一封电报败兴勾栏	22
第 六 回	家室勃讦闹买办无端忍气	园林消遣穷候补初次开心	27
第 七 回	恣游览终朝寻胜地	急打点连夜走京师	31
第 八 回	崇效寺聊寄游踪	同庆园快聆妙曲	36
第 九 回	失钻戒大人恨小利	诬冤桶贱价得名驹	41
第 十 回	试骅骝天桥逞步	放鹰犬西山打围	46
第 十 一 回	乡秀才省闲观光	老贡生寓楼谈艺	51
第 十 二 回	讲维新副贡失蒙馆	作冶游公子出学堂	56
第 十 三 回	讲哲学妓院逞豪谈	读荐书寓斋会奇客	62
第 十 四 回	安塍第改装论价值	荟芳里碰和起竞争	67
第 十 五 回	入栈房有心学鼠窃	办书报倡议起鸿规	73
第 十 六 回	开书局志士巧赚人	得电报富翁归视妾	78
第 十 七 回	出乡里用心寻逆子	入学校设计逼袁亲	83
第 十 八 回	仗义疏财解围茶馆	赏心乐事并誉名园	88
第 十 九 回	花冤钱巧中美人计	打急电反动富翁疑	93

第二十回	学切口中途逢小窃	搭架子特地请名医		97
第二十一回	掉画船夕阳奏箫鼓	开绮筵明月照琴樽		105
第二十二回	祝万寿蓝顶耀荣华	借十金绿毛招祸患		110
第二十三回	断乌龟难为堂上吏	赔鸟雀讹尽路旁人		114
第二十四回	摆架子空添一夜忙	闹标劲浪掷万金产		119
第二十五回	演寿戏名角弄排场	报参案章京漏消息		123
第二十六回	落御河总督受惊惶	入禁省章京逞权力		129
第二十七回	紫禁试说军机苦	白屋谁怜御史穷		133
第二十八回	急告帮穷员谋卒岁	滥摆阔败子快游春		137
第二十九回	坐华筵像姑献狐媚	入赌局狎友听鸡鸣		142
第三十回	割靴腰置酒天禄堂	栽觔斗复试保和殿		147
附录	吴语注释			153

第一回

角直镇当筵说嘴
元和县擲稟伤心

俗语说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单说这苏州，自从吴王阖闾筑了城池，直到如今，那些古迹，都班班可考，不要说甚么唐、宋、元、明了。却说苏州城外，有一所地方，叫作角直^①，古时候叫作甫里。千家诗上“甫里先生乌角巾”，就是指它而说。这角直姓陆的人，居其大半。据他们自己说，一个个俱是陆龟蒙^②先生的后裔。明哲之后，代有达人，也有两个发过榜做过官的，也有两个中过举、进过学的。列公不信，只要到三高祠^③门口看那报条贴得密密层层，有两张新鲜的，有两张被风吹雨打得旧的，都写着贵祠裔孙某某大人、某某老爷、某某相公，扳了指头也算不了。春秋二祭，城里抚台派了官下来，开着锣，喝着道，到祠堂里主祭。旁边站着房分族长，朝珠补褂，顶子花翎，没有一个不是乡绅面孔，所以用直那些挖泥挑粪的平头百姓，都敬重姓陆的如天地鬼神一般。

如今单表一个姓陆的人，单名叫鹏，表字霄囊。他父亲陆华园，务农为业，平日省吃俭用，挣了几十亩肥田，又盖了三四间瓦房，家中又养了两三条耕牛，余了十多担粮食，角直人眼

① 角直——角音鹿(lù)。角直，市镇名，在江苏省吴县东。

② 陆龟蒙——晚唐诗人，住在角直镇。甫里先生是他的别号。

③ 三高祠——这个祠堂里祭祀的三位高士，是范蠡、张翰、陆龟蒙。

浅奉承他，称他作财主大老官。陆鹏自小有些聪明，他老子花了几百文一年的束修^①，把他送在村塾里念书，不上数月，斗大的字就认识了不少。念到了十三四岁，更是来煞了，写封把不要紧的信，虽有几个别字，人家看了，都还懂得。于是角直镇一传十，十传百，都说陆家孩子将来是个人物。这风吹在陆华园耳朵里，自是欢喜。等到陆鹏十五六岁，他老子叫他跟了一个本家叔子，开笔作文章。这本家叔子虽是个老童生，到了县府考复试团案出来，总有他的名字。学台大人也曾赏识过，说他文章做得平正，就可惜解错了题，几回要想进他，几回又把他搁下了。他负此才学，不能见用于时，也就无志功名，在镇上招几个走从学生，一年弄个三四十吊钱，将就度日。那天陆华园亲自把儿子陆鹏送过来，求他指教。两面言明：每年束修六吊，还有一钱银子一封的费见。他何乐而不为，满口答应了。从此以后，要陆鹏拿些钱，交给航船上，叫航船上到城里书坊店，买了几本《启悟集》之类，朝夕用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陆鹏已是十九岁了，文章做得粗粗的通顺，就是起、承、转、合的法子，也会了个齐全八套。他叔子有天对他说：“你有了这点本事，可以去考他一考了。自古道：场中莫论文。一战而捷，也是难说的事。”陆鹏听了，回家与他老子陆华园商量。他老子陆华园一力撺掇，叫他去考。当下收拾行李，雇了一只柴船，父子两个，一同进城。到了考棚左右，看明白了告示上开考的日子，又寻到礼房买了卷子；为着要搭几个砂壳子^②的小钱，和礼房大闹，经旁人劝散。考过

① 束修——学费。

② 砂壳子——一种质量很低的铜钱。

县考，取了名字，接着府考。府太爷姓钱，名有用，旗人出身，当过笔帖式^①，满文却十分精通，汉文上就不免吃亏了。幸喜幕中一位老夫子，是个通品，无论那一路文章，他都识货。陆鹏的卷子，恰好落在他手里，打开一看，原来做的是未冠题^②，却还清楚，便取了复试。一连两复，到了三复的时候，因为抢粉汤包子吃，被人推跌了一个筋斗，一只右手登时青肿起来，不能拿笔，只好气愤愤的回船坐着。因他终复跌坏了手，没有进去，发出长案，取在五十多名上。陆鹏看看离着道考尚远，父子两个，趁了原船，回到角直。

他叔子就是教文章的先生，知道侄子府考取了终复，过来道喜，说：“我说如何？头一遭就高高取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呢。不瞒你们说，我观场的时候，府考连卷子都不曾完；除了名，扣了考，只得改了名字补考。整整用了四吊多钱，才够得上道考，到现在想着，还是肉痛的呢。”他老子陆华园再三致谢，说：“这是你老弟的教法好，所以把这么一个胡涂孩子都弄明白了。道考如果侥幸，那时候要好好送几担陈米，补补你的情。”他叔子说：“那倒不在乎此。”又说了些别的话自去。

过了数日，便是关帝菩萨圣诞。角直镇上，大男小女，都要到关帝庙去进香。这庙在王家村后，树荫里面，房屋甚是宽大。到了这日，庙祝清早把地面打扫净了，便有许多烧头香的，一群去了一群来。到了晌午，有个王家村上的王老爹，备了副三牲，整齐了衣帽，来替关帝菩萨祝寿。住持和尚法雨，

① 笔帖式——官职名。这是满洲语。清朝在各部院衙门都设有笔帖式，以满族人充任，职掌翻译。

② 未冠题——给未满二十岁者所出的考试题，比较容易解答。

晓得是大檀越^①到了，赶忙出来招呼着。摆上茶盘，斟上茶，请王老爹坐下。恰好陆鹏也来了，法雨便请他陪客。二人本来认识，彼此闲谈着。王老爹抹着胡子道：“陆相公，你不日就是秀才了。我却记得你抓周^②的日子，犹如在目前一样，叫我怎样的不老！”陆鹏道：“可不是么！”王老爹又道：“陆相公，你们老人家巴了一辈子，才巴了你这么一条根，也不枉东庙里烧香，西庙里还愿。再过两日，他倒要做老封君^③了。”说罢，哈哈大笑。

少时摆饭，甚么豆腐、面筋、素菜、索粉，大盘大碗的端上来。除掉王老爹跟陆鹏两个，法雨又拉了几个做买卖的来，坐了一桌。陆鹏一面吃着，一面说道：“前儿府里终复，照例有一席酒，是大厨房备的。燕窝、鱼翅、海参那些，倒还不稀罕。有一只鹅，里面包着一只鸡，鸡里面包着一只鸽子，鸽子下面包着一只黄雀，味道鲜的了不得。”同桌一个做买卖的，便把筷子放下说：“阿弥陀佛！一样菜伤了四条命，罪过不罪过呢？”陆鹏板着脸孔道：“你们没福的人，吃了自然罪过；我们却不相干。”另外有一个人叉嘴道：“陆相公，据你如此说法，你是有福气的了？”陆鹏把脸一红道：“怎么没有！不要说别的，就是府太爷下座来替我们斟一巡酒，要不是有福气的，就得一个头晕栽了下来。你们当是玩儿的么？”当下众人听了他的话，默默无言。一时吃完，各自散去。

不想一天陆华园为了跟西庄李家巢麦子，李家一会说他

① 檀越——佛教徒称施主为檀越。

② 抓周——旧俗在孩子周岁那天，以盘盛各种小件器物（如文房四宝等），放在他面前，看他抓取哪一件，以卜其未来成就，叫做抓周。

③ 老封君——老太爷。父、祖因子孙贵显而受封典的叫封君。

升斛不对，一会说他麦子里又搀了砒糠，口角了几句。李家倚着人多势众，就打起来。陆华园捱了几下拳头，心下不服，便千方百计的想出气儿。他有个小舅子，叫周老三，是在城里元和县^①当快班伙计。自己特地费了二十四文航船钱，赶到城里，找他小舅子。哪里知道，他小舅子跟着本县大老爷，到黄埭镇相验去了，要三四天才回来。他小舅子有个妹子，是他的姨，留他住下，问明来意，就说：“这个不妨。县里的针线娘^②，跟我就如亲姊妹一般。让我过去言语一声，托她在里头帮忙，外头的事托了老三，李家小子叫他吃不了兜着走。”陆华园千多万谢。

不上五天，他小舅子果然回来了。陆华园见了面，如此长短，述了一遍。周老三把帽子一扔，拿小辫子望头上一盘，说：“这还了得！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赶忙出去，找着头儿，细细的商量的半天。又叫代书做了张呈子，说是行凶伤人。陆华园装作受伤，弄了两个人扶着，扶到县里。元和县大老爷把呈子看了一遍，叫仵作^③下去验伤。仵作禀说：“腰里有伤一处。”大老爷离座一看，却一些影儿都没有，便问仵作：“既然有伤，为甚么瞧不见？”仵作回说：“这是内伤。”县大老爷道：“胡说！”仵作吓得连忙退下。又问陆华园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没有？”陆华园说：“有一个儿子。”县大老爷说：“你儿子为什么不来？”陆华园道：“小的本来要他同来的，他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县大老爷道：“更胡说了！”把呈子丢了下來，不准。

① 元和县——旧县名，清代设置，与吴县、长洲并为苏州府治，清亡后并入吴县。

② 针线娘——替富贵人家作缝纫工作的妇女。

③ 仵作——旧时官署里担任验尸、验伤的吏役。

陆华园回到他小舅子家里，互相埋怨。周老三想了半日，想出了一个主意道：“何不叫外甥上来，只说他也在场被打，叫他到学老师那里去哭诉。学老师准了，移到县里，县里不好意思不答应他。”大家都说有理。周老三随即替他姊夫写了一封信，烧上许多香洞，专门派了一个人下去，把陆鹏逼了上来。陆鹏心里不情愿，对他老子说道：“祸是你闯的，如今却要我出头，我哪里有闲工夫管你的帐！”他老子再三央告，陆鹏方始允了。

次日照计行事。陆鹏去了。等到下午，只见陆鹏怒冲冲的来了，一屁股坐在第一把椅子上，说：“你们用的好计，哪知依旧落了空！”大家问起情由。陆鹏道：“不要说起！我跑到学里，门斗^①进去回了，足足等了三个时辰，学老师才出来。我把情节说上去，学老师说我多事，把稟掷在地下，他竟自进去了。”说罢，在袖中拿出稟帖，面上果然有许多泥迹。大家面面相觑，正在没法的时候，忽然闯进一个人来。

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沈金标无颜考月课
柳国斌得意打盐梟

却说这人闯了进来，大家定睛一看，不是别人，乃是周老三的伙计，走的气急败坏的，说：“头儿，老爷叫了你两遍了，你还不去么？”周老三正躺在铺上抽着鸦片烟吃，赶忙爬起来。他头上那顶帽子，本来只剩一根帽襻儿，扣在脖子底下，那帽子却撇在脑后，用手往前一推就是。站起来，头也不回，跟着他伙

① 门斗——旧时学官的侍役。

计，到了衙门里。知县正坐在堂上，问了两件别的公事。周老三退了下来，刚刚出得头门，觉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老三，哪里去？”引转头来一看，原来是捕快王九，便道：“老九，我倒被你吓了一跳。”王九说：“咱们去香一筒①好吗？”老三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呵欠，把眼睛揩揩，一声儿不言语。王九说：“你放心，不要你请啊。”老三方才摇摇头道：“那倒不在乎此，我还有差使。”王九道：“你别弄鬼了，跟着我走吧。”说毕，拖了老三就走。

老三搭讪着，一同到了一家小烟馆。推门进去，里面横七竖八，有个十几张铺。也有做买卖的，也有县前朋友。老板过来招呼道：“周头儿，王头儿，请这里来。”二人对面躺下，王九让老三先烧。老三道：“我刚抽了几口，还是你先烧吧。”原来老三是要吃热枪的，第一口冷枪，白费了许多烟，不能过瘾。王九知道他这个脾气，自己便嚓、嚓、嚓吃了几筒，然后递与老三。

二人正在谈心，瞥见一个人，头上戴着八品军功②，倒拖着一杆洋枪，拿着一块毛布手巾，擦那脑门子上的汗，一脚踏进了门槛。老板迎着说道：“老爷，今儿恭喜是超等？”那人撇着庐州府腔道：“你妹子③，说甚么超等，一等都不等！”周老三跟王九才知道他是候补的武官，今儿上辕门考月课，打靶子回来的。别转头来，又见他探帽子，脱衣裳，一面叫道：“快给我排十摊烟。”烟馆里的伙计拿了过去。又叫道：“快给我去端面，

① 香一筒——旧时俗语，即抽一筒大烟的意思。

② 八品军功——品是官级。清朝的顶戴，根据《会典》所载：七品是“素金顶”，八品是“起花金顶”。八品军功就是军功第八级的顶戴，一看就知道职位是很低的。

③ 你妹子——骂人话，与“他妈的”相似。

另外打四两高粱。”忙得个不亦乐乎。旁边铺上有两个老头儿，在那里窃窃私语道：“象他这样子，将来打起仗来如何呢？”一个老头儿答道：“他到了那个时候，我知道他准是躺在地下等死。”这话不打紧，倒把周老三跟王九两人引的大笑。当下周老三跟王九吃完了烟，会了钞自去。按下不提。

却说这位打靶的老爷，姓沈，名金标，安徽省合肥县人氏，出身是在江湖上要拳弄棒的。有年在杭州梅花碑底下，摆下场子，胡乱弄几个钱，混饭吃。因他四门开得好^①，蒙本处提标营营官的少爷赏识了，替他补了一分粮，又给了他一道八品军功的奖札。过了一年，便升什长。由什长升哨官，把他兴头的了不得。驻扎凤山门^②汛地。这凤山门外，有个小小的市集。不过百十家人家，却还热闹。

有天，沈老爷正伏在桌子上打盹儿，猛听得外面大喊大叫，合着一片锣声，心上着了一惊。打发一个副爷，悄悄的往后门溜出去打听，原来是镇上闹强盗呢。把个沈老爷吓得魂不附体，正待叫手底下的关门，找石头把门顶住，禁不住镇上的百姓飞风也似的来报。沈老爷一想不好：若待出去，那些强盗都是亡命之徒，我若被他害了，岂不白死？若待不出去，将来被上司知道了，这个罪名可吃不起。一时心上就如有十五个吊桶，在那里七上八落。到后来咬咬紧牙齿，硬硬头皮，吩咐手下副爷，捐了洋枪，自己骑着一匹别人家的马，一面催手下那些副爷进发。那些副爷东藏西躲，总在沈老爷的马前马后打转。沈老爷发了急了，嘴里就骂他们道，“养兵千日，用在

① 四门开得好——开四门，是要拳棒的一种术语。

② 凤山门——杭州城门之一，靠近钱塘江。

一朝。你们这些脓包，一个都没有中用的么？”正骂着，忽听前面树林里匍①的一声，沈老爷在马上着了忙，对手下的副爷说：“你们赶紧跑到前头去看，看看这枪是空枪还是实枪。要是空枪，我老爷可不怕。”那副爷寻思道：“我们这位老爷，他的胆量比菉豆还大，不要管别的，我姑且哄他一哄再说。”主意定了，往前奔了几步，转了一个弯，随即缩回来。跑到沈老爷马前禀道：“不好了，不好了！强盗就在面前了！”沈老爷登时面如冬瓜一般的青，忙说：“回马，回马！”哪里知道那匹马，两天没有吃草料了，饿得在槽头上打晃，被副爷们硬牵了出来装上笼头，配上鞍辔，又被沈老爷打了两鞭子，此刻站在那里发楞，任你如何吆喝，它动都不动。沈老爷又是狠狠的几鞭子，那马索性伏了下来，把沈老爷一个倒栽葱栽了下来。沈老爷生怕强盗杀来，一骨碌从地下爬起来，也顾不得腰胯痛，撇了众人，如飞的跑回去了。众人见老爷跑了，也都一哄而散。镇上被打劫的那家人家，看着强盗把东西一件一件搬下了划子②，还放了两枪，如飞而去。这里沈老爷在屋子里，把石头顶住了门，过了半天，毫无动静，才敢探出头来，问了一问。落后又呼吆喝六的去踏勘了一遍，详报了上去。上头将他撤任，幸亏还没有“限期缉获”的字样，这却是提标营营官少爷替他想的法子。

沈老爷看看浙江站不住了脚，打听得江苏太湖留防营有个帮带，跟他是同乡，又有点亲，从前在浙江也曾会过面。他横竖是单枪独马，一无牵挂，当下由杭赴苏，寻着了那位帮带，说明来意，意思想要投效。那帮带说：“现在人浮于事，实在无从

① 匍——音哄(hōng)，大声。

② 划子——江南水乡，称一种用桨划的小快船为划子。

安插。老兄暂请住下，再行想法吧。”沈老爷住了下来，终日催那帮带替他想法。那帮带被他闹得急了，只得写了封信，荐他到抚标营里去。抚标营里收留了下来，叫他候补。目下新抚台定了新章，凡营里候补的人，到了三六九，一概都要打靶。中了三枪的算超等，中两枪的算特等，中一枪的算一等。这回月课，他老人家正犯了肝气，又不能不去。哪里知道把枪端上，准头对了又对，这枪子却个个从斜里飞掉了。打完了靶，又气又急，烟瘾又上了，实在熬不住，所以打抚台辕门上溜了下来，到这烟馆里，狂抽了一会，又乱吃了一会，他的肚子这才不受委曲。直挨到上灯时候，才一步一步的挨回家来。

他的家住在—个实室胡同里，到了门口，在身上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把墙上挂的油盏点着了。歇息了一会，又央隔壁的小厮买了些菜，打锅做饭。坐在烧火凳上，把柴引着了，一面往灶堂里送，一面唱着京调《取成都》。耳边厢忽听见有人打门的声音，想了一想，今天二十九，是个小尽^①，大约讨帐的来了。一时间不得主意。又听见那门外的人叫道：“沈大哥，快些开门。”却是同事柳国斌的声音。才一块石头落地，赶忙站起身来，答应道：“来了，来了。”把门开了，彼此见了面，请进客堂坐下。沈老爷道：“柳大哥，不怕你见笑。舍下实在乏人，烧茶煮饭，都是我兄弟自己动手的。如今且请宽坐，待我到灶下把饭弄熟，再和柳大哥谈心。”柳国斌道：“请便，请便。”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才见沈老爷捧着一把紫砂茶壶，一个黄砂碗，把酱油颜色一般的茶斟上一杯，连说：“怠慢得很！”柳国斌接了茶，说了几句别的闲话，就提起：“现在新抚台为着盐

① 小尽——阴历月底为二十九日称小尽，月底为三十日称大尽。